



^ 16  
2382  
8





和  
2382  
10-8

臺山集卷十五



安東金邁淳德安



闕餘散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  
慎行其餘則寡悔余結髮從事書籍聞見所  
及疑闕太半其粗有推測形諸言而擬諸行  
者蠅書累紙在篋笥中散雜無統往往爛缺  
不可考使兒子與李生碩章檢而彙之繕寫  
爲六卷題曰闕餘散筆己亥首夏臺山老學  
書



天之第一

天之降雨者理也地之載水者性也地之有江河井沼與夫溪澗之斜直方圓淺深者人物之形氣也水之濕潤就下者性之健順五常也天命之謂性者猶言天雨之謂水也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者猶言江河井沼溪澗各得其所降之雨以爲濕潤就下之德也爲性道異之說者譬如指江河井沼溪澗曰雨則一也江之水清河之水濁井之水湧沼之水渟斜之水斜直之水直方圓之水方圓淺深之水淺深濕潤就下

雖曰同然江河之潤下大而全井沼之潤下小而偏故曰雨同而水不同若曰雨水皆同是理氣混爲一物也此以江河井沼溪澗爲主以雨水爲賓而言者也爲性道同之說者譬如指雨水曰是雖在江而清在河而濁在井而湧在沼而渟在斜而斜在直而直在方圓而方圓在淺深而淺深其得雨而爲水一也濕潤就下雖有大小偏全之別旣曰水矣有不潤而下者乎故曰水卽雨也若曰雨同而水不同是性理判作二物也此以雨水爲主以江河井沼溪澗爲賓而言者也二說不可偏廢



臺山集  
蓋性不可以一槩言也聖賢說性有主氣處有主理處主氣處當從前說主理處當從後說中庸天命之性明是主理而言則取舍之分庶乎有在矣人物五常之具與不具乃天地造化之奧而非有貌象度數之可徵固難以蒙學淺見率爾剖判而但就註說文理而觀之則政自有不必疑者猶以爲可疑則試問陰陽五行與健順五常相對乎不相對乎若以爲不相對則無可說矣以爲相對則復問所謂以陰陽五行化生云者止陰一氣陽一氣水火金木土各一氣可以化生耶必也二五之氣

具而不缺然後方能生物耶若以爲各一氣可以化生則亦無可說矣以爲具而不缺然後方能生物則復問二五之氣則具而不缺二五之理則缺而不具惡在其相對耶彼將何以爲答嘗欲爲之代下而不得其說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一節頗易疑眩竊謂氣稟之異有偏全者有美惡者固難混而一之而一或字可以無不該矣過不及者就氣稟之中鬆放偏全緊拈美惡而歸重又在於人下文雖有入物所當行之語而詳畧迥別絕



臺山集  
不可纏繞釘粘作一例說也蓋中庸一書本爲教人而作則曰性曰道之拖及於鳥獸草木已似題外旁說而特以天之賦與初無間於人物而賦與之實舍性道更無佗件故章句上面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起頭而以人與物包在萬物之中則所稟性道雖欲分而異之非但事理有不順語勢亦有不暇及夫了却性道將釋教字去天事稍遠而就人事漸近則又不可一味開張汗漫無歸於是節次收殺舍繁趨簡緊顧作書之本意而人不得不詳物不得不畧矣湖中諸公不能於章句

首尾融通活化以求其本意所在徒見上面并說人物便欲步步齊頭段段比肩推至末流見其終不可齊則又欲隔別源頭趨早區處以爲截趾適履之計驟見之雖若自成一說而其於非經傳本旨何哉至於洛中一偏之論又欲以過不及並該偏全則恐不免矯枉之過而無以自解於教在性道外之譏矣族叔父三山先生曰氣稟或異以人與物之大異與人人物物之小異而通言之其曰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就其或異之中主乎人而爲言物則統在其間而已此論最得要領



本然者理一而已偏全者隨人物之形氣而有不齊也美惡者偏全之中各自有不齊也美惡可變偏全不可變偏全美惡雖有可變不可變之分而其爲氣質則一也其爲氣質則一而所指則不同湖中以偏全本然混而言之理與氣混者也洛中一偏之論以偏全美惡混而言之氣與氣混者也氣與氣混小錯也理與氣混大錯也

南塘以孟子所稱犬牛人性爲天命本然之性朱子尤庵定論明明寫在冊子上而非但不肯從又硬說曰無其言曰以氣說性正告子迷謬處孟子不

應反襲其謬復以氣質之性對之也竊謂論氣有四般理同而氣異者以偏全通塞而言也類之所以異者也氣雖相近者以知覺運動而言也異類而同者也大學序所謂氣質之稟或不能齊者以昏明彊弱而言也同類而異者也兼同類與異類而總言其異者中庸章句所謂氣稟或異是也告子以異類而同者直謂之性故孟子舉類之所以異者以折之論氣則一也所從言之實相燕越南塘聽瑩乎此徒知氣之非理而不知裏面條貫種種有不可混者非但見理欠詳見氣亦未可謂精



也

或曰人之性之性與性善之性不同歟曰同性善之性非本然之性歟曰本然之性也曰子以犬牛人之性爲氣質之性以性善爲本然之性而又言其同何也曰單說人則本然也與犬牛相形則氣質也

今人粗離四書句讀便能道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問二性緣何不同輒曰本然之性好氣質之性不好此皆景響皮膜語也本然之性固好矣氣質之性豈皆不好乎特不好者由於氣質耳大抵性理之

難明氣質之說眩之也若於氣質之說層級分數看得歷落則本然之性煥然如雲開日出不須另費捫揣也竊謂人物得氣之初兼得天地元亨利貞之理所謂本然之性也飛潛動植胎卵濕化靈蠢通塞其類不一而約言之曰正偏清濁粹駁昏明彊弱長短敏鈍其才不一而約言之曰美惡所謂氣質之性也人得其氣之正氣與理一正處卽是本然故在人而論氣質則只當以美惡言之也物得其氣之偏理隨氣偏本然爲偏所梏故在物而論氣質則當并偏與美惡言之也氣質性之說



臺山集  
荆於張子而張子立言專爲人之學問變化則不  
得不只就美惡說也又以天地之性對舉則不得  
不只向惡邊說也其實非但惡者氣質也美者亦  
氣質也非但美惡者氣質也偏塞而沒奈何者亦  
氣質也非但偏塞者氣質也正通而能與理一者  
亦氣質也至若本然之爲本然自當別項論不可  
冒認抑配以亂其宗派也湖中諸公確守張子本  
文而不能活看以爲在物而論亦當一照人例遂  
以偏塞者命爲本然一以明氣質之專指惡邊一  
以避正通之同歸氣質許多議論浩瀚瀾翻而濫

觴要不出此卽本然好氣質不好之見也豈非所  
謂靡哲不愚者乎

或曰然則直以性善爲氣質之性可也子曰單說則  
本然相形則氣質何其言之遷就不定也曰性善  
之指氣質前人有眼目者已言之矣李光地榕村  
集語錄曰孟子所謂性善者單指人性如是統論  
萬物一原之性則不應云異於禽獸者幾希且云  
犬牛與人性既是單指人性便是以其得氣質  
之正而爲萬物之靈孟子論性又何嘗丟了氣質  
又曰孟子所謂人性正以其得乎正且通者而謂



之善非不言氣稟而所謂善者純以天命之初說之也此論直截爽利覺得鄙說枝蔓而異說膠固聚訟紛拏驟而語之曰孟子性善非極本窮源之性必將大驚小怪隨勢開導其說不得不長

南塘曰氣質之性豈可盡者乎人物之性果同則聖人不能使物做人底事豈可謂盡物之性乎夫物性之可盡者只當以可變者而言其不可變者聖人之所不能不得不隨其氣質而盡之耳然其所盡之性卽偏中之善偏中之善比之大全之善固不啻霄壤不襍偏全而單言其善則莫非健順五

常是又何害其本然之同耶大抵盡物之性與天命之性是一箇性但首章之性以一原揭起此章之性以萬殊推去是則煞有彼此然以一原揭起而未嘗離於萬殊以萬殊推去而莫不本於一原畢竟是一箇性而未嘗有彼此也理同性不同固是朱子之訓而於其異處則蓋嘗曰理絕不同矣至於此章章句則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於此可見天命本然之性無不同若性理二字截然不可相通則當曰人物之理亦我之理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其性有異



云爾豈如彼谷董說耶

南塘曰不離不雜四字發明理氣之情無餘蘊此言至當以專言不雜並包不離不雜專言不離分三層說性此論自以爲至精細然其最下層專言不離者於區處過不及之氣稟雖似巧妙而上中二層之分屬專言並包者終不能無疑蓋其中層所謂人與物同物與物同之性卽指天命之性也未知天命之性上面更有所謂專言之性可以別立一層者乎然則子思何故秘惜第一層不以示人而姑以第二層爲造端託始之大題目乎竊謂此

二層恐當合而爲一就一層之中又當兼二意看也蓋天命之性未嘗外於偏全苟能活看善說則雖謂之已帶並包意亦無不可而於並包之中以理爲主則自不害爲專不雜也南塘則以並包平等看而愚意則欲分主客看也

栗谷先生曰性者理氣之合也蓋理在氣中然後爲性若不在形質之中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但就形質中單指其理而言之則本然之理也本然之性不可雜以氣也愚所謂已帶並包者卽栗谷所謂理在氣中者也愚所謂並包中以理爲主



者卽栗谷所謂就形質單指其理者也如是爲說豈不坦易明白乎若南塘三層之論原其本意非不欲十分精詳而所謂上層專言不雜者若掉脫人物形質而言之則此政栗谷所謂當謂之理而不當謂之性者也於論性何與焉若就形質而指其不雜則捨却天命之性何時節何地位可以受用此性耶懸空強設只成贅疣從古聖賢說性不應如是之沒着落也

有謂纔說太極便可說健順五常是不知太極超形氣而稱之五常因氣質而名之未有陰陽五行之

前說太極則可說健順五常則不可此數語是南塘一生本領處然反復思之終未知其爲確論也蓋太極與健順五常本非二物有則俱有初無前後之別太極健順五常之渾然者也健順五常太極之燦然者也若曰未說陰陽五行燦然者全具於渾然已說陰陽五行始散在而著見則可今直以超形氣因氣質分兩層說破稱有而對無稱前而對後時位迥別體段判異則是眞所謂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幾件有形有象之物也與朱子之論疑若不相似矣



朱子所論見夫太極一也兩分之爲健順四破之  
與何叔京書爲五常不可不謂之分殊而所謂纔說太極便可  
說健順五常者正以其燦然之全具者而言是何  
害於一原之義耶至其所謂二之爲二五之爲五  
屈指數之可知其爲非一以二與五爲一是六與  
七不辨云者恐不必如是說今夫性一也有曰一  
性者有曰五性者一性者渾然也五性者燦然也  
纔說一性五性者無不該又可以一性爲超形氣  
而五性爲因氣質耶若曰太極與人性不同則尤  
不敢知也

爲塘論者每曰性道二字初無差別性同則道亦同  
道不同則性亦不同人與物之道分明不同若曰  
道不同而性同則是道非率性也驟聞此語易以  
惑人而徐究之則亦有不難辨者性與道固無差  
別而性者體也道者用也性者總會之名道者散  
殊之稱又豈容全然無別然而不害爲同者以其  
循善不雜惡卽用而認其體就殊而觀其一耳若  
止據其發用散殊而言之則人物不同姑舍無論  
人之道亦何嘗箇箇皆同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  
道父有父之道子有子之道臣之道非君之道子



之道非父之道是其隨地異宜不能相通與物之不能爲人人之不能爲物亦復何別哉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固莫非率性而性中元無所謂令恭慈孝則此乃分殊而非一原也本然也者溯其一原而言耳性也非道也非其實不同也體用先後之序不得不然耳若以令恭慈孝之循善不雜惡而直命之爲本然一原則是指用而爲體把殊而爲一其可乎哉推類而疏觀之則善矣

君之令移之於臣則爲恭臣之恭移之於君則爲令父之慈移之於子則爲孝子之孝移之於父則爲

慈以其一原之同也以此推之則牛之耕移之於馬則爲載馬之載移之於牛則爲耕雞之司晨移之於犬則爲守夜犬之守夜移之於鷄則爲司晨無往而非一原也又通人物而推之則人之耒耜緣畝負戴行路治曆明時擊柝禦暴有異於牛馬之耕載鷄犬之晨夜乎特此廣而彼狹此精而彼粗耳有廣有狹有精有粗分殊之異也合廣狹通精粗而單言其當然則一原之同也

南塘曰今旣以五常之性爲治平之本禽獸能稟全五常又能率性則是宜禽獸亦能做治平之事而



猶不能者何也無乃本不能稟是性而然耶強辨  
禦人一何至此所謂物性之健順五常此老信以  
爲健必剛健不已然後方可謂之健順必和順積  
中然後方可謂之順仁必公普無私然後方可謂  
之仁義必權度不差然後方可謂之義禮必動中  
規矩然後方可謂之禮智必審別善惡然後方可  
謂之智耶若如是說則虎狼之仁蜂蟻之義亦此  
老之所不得諱者夫治平豈在多術哉只公普無  
私堯舜之平章協和亦不外是只權度不差亦可  
以當春秋袞鉞之治虎狼蜂蟻之稟是性而不能

辨此其故何也於此反求則治平之說可以了案  
矣虎狼之仁蜂蟻之義猶有發見而可以指名者  
矣若豚魚之冥木石之頑以至糞壤枯槁糟粕煨  
燼之物其所稟之性此老欲如何區處耶若以爲  
五常之中無一件稟得云爾則所謂中層各指之  
圈徃徃全闕都欠而不免爲無用之虛位矣若以  
爲依稀仿佛之間各有一常之可以認得者云爾  
則凡爲物亦具五常之說者亦就其依稀仿佛者  
而言之以明太極之無虧欠而已一常之仿佛五  
常之仿佛仿佛則一也一予一奪何若是遼絕也



於此反求則本不能稟是性之說可以出塲矣  
朱子名堂室記曰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  
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  
答呂伯恭別紙論修道之教曰以失其性故修而  
求復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修道之始  
終也其意如記文所云而自注曰此說非是蓋中  
庸首章所謂性道通人物而言若以修道之教專  
屬戒懼等事則於物上說不去故以爲非是而章  
句斷以禮樂刑政爲教以見其無所不包自戒懼  
恐懼以下乃是君子體道立教之本蓋至此而始

專說人事此晚年不易之定論也谿谷嘗疑禮樂  
雖所以治身比之戒懼差緩刑政是爲治之具元  
無關於學者身心不宜捨本章所言戒懼中和等  
切近之訓而遠舉禮樂刑政以爲教殊不知朱子  
初年所見政自如是而後來改見儘有思量豈或  
考之未詳歟  
致中和章句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諸儒先之論有當  
作一句讀者有當作兩句讀者二句讀之說則曰  
至靜之中卽未發也纔說未發自無偏倚非未發  
之前別着工夫令其無所偏倚也若以至靜之中



絕作一句則無所偏倚疑於工夫而大害未發之本旨也兩句讀之說則曰下文應物之處無少差謬不得不作兩句讀致中致和正是對說而此作一句彼作兩句則語勢文理參差不齊朱子訓釋之精不應如是故曰至靜未便是未發卽未接物未應事之時於此戒懼以至於無所偏倚方是未發境界也二說各有所據而不能相通竊嘗論之發未發地頭也中和實體也按經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之中者未發便是中卽地頭卽實體此一串語也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者發未必和必發而皆中節然後謂之和先地頭次實體此兩層語也一串語自當以一句聯說兩層語自當以兩句分說理勢然也且此靜字若只是未接物未應事之時則不應曰至靜至者到此築底更無去處之謂也未接物未應事果可謂至靜則上面未發之靜更以何語形容耶以此觀之前說當從按或問曰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此靜字卽章句至靜之靜而味其語意正與發而皆中節相類是靜未必盡中而有時乎偏倚也欲尊護未發不令以偏



倚受玷則不得不以此靜字屬之未接物未應事之時以此觀之後說當從此等處惟待踐履精篤親到其境落然後可以默會未可以推測摸索之見徑斷其可否也

後有未發說姑存此條以見當初會疑之端

問中庸一篇中間插入鬼神一章何義也曰中庸爲書所以明天人合一之理也一篇分爲四大節而除第四節單一章則爲三大節第一節第一章天命之性以本性之賦與而言也第三節三十章以下配天如天其天以盛德之造詣而言也此節此章以實理之感應而言也皆天人合一之義也賦

與據其始故言之於首造詣據其終故言之於尾至若實理感應則徹始徹終萬事萬物無所不在故言之於中間蓋處一篇之臍腹貫三節之血脉也其排置次序可謂有條而不紊矣

曰然則其變天而言鬼神何也天與鬼神若是其無差殊歟曰天之爲德兼該理氣陰陽五行無一事之非天而專言天則理也賦性配德純以理言故只說一天字至於感應則其昭昭靈靈之妙若有知覺情意宰乎其間若又只說一天字而已則蒼然渾然無以著其功用發見之端故變天而言鬼



神蓋就其氣之本然與理無間比理有迹者而言耳以人事言之則性無造作心有主宰性也者天也心也者鬼神也聖賢說性到發揮妙用處必捨性而說心孟子所謂良心本心是已其實心卽是性性卽是心非二物也通乎此則知此章之說矣是以朱子章句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又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蓋泛言鬼神則氣也隨文訓釋之體不得然而及其終則曰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所謂實者非理乎又曰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所謂隱與費者非理乎旣謂之

理則非天而何天與鬼神果有一毫差殊歟

曰鬼神章之說旣聞命矣下章承之以大舜之事者亦有意義歟曰天之大德在於生物而形化以後繼天而生物者父道是已故孝子之事親乃所以事天萬善百行皆本於此積累之久上格天心則申錫福祿乃是常理而大舜之受命得位卽其極致明驗蓋天人感應之妙至此而無以復加故承上章而言之其旨微矣本章曰天之生物栽培傾覆卽感應之說也而章句釋之曰氣至而滋息氣反而遊散則捨却天字就鬼神上說所以緊貼上



章而以天與鬼神混合言之也故鬼神章之義通  
下章而考之則尤躍然可見矣

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章  
句曰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  
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  
頽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  
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  
幾焉神謂鬼神蓋以興亡禍福二段作一串說而

以察著龜四體之見動而知其禍福爲至誠之道  
也其爲訓義大體非不明白而以章旨推之微似  
抵牾竊謂禎祥妖孽卽神之所爲也將興亡而先  
著見動者卽神之前知也是其靈明不測非人所  
能而惟誠之至極者其道亦然見善而知其將福  
見不善而知其將禍察微洞幽與鬼神絕相似故  
曰至誠如神如是爲說似較襯貼若如章句所訓  
則可疑有三不以禎妖見動謂之神則下文至誠  
如神四字突兀而無歸着此一疑也不以興亡禍  
福二段分屬神人則三將字四必字重疊而欠分



析此二疑也且見卜筮而知禍福覩威儀而知善否春秋諸子能之者非一豈可盡擬於至誠而所謂至誠前知者將如是而止耶此三疑也章句訓釋之精豈蒙學所敢容喙而讀書會疑亦昔賢之所不禁也姑記所見以備講質

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格人卽所謂至誠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故對舉而並稱之若待龜之先見然後方始察而知之則所謂格人者未免下元龜一等矣以此證之此章之旨似益較然矣盡性立本非誠不能而人之不誠一則以私一則以

僞私則必僞僞則必私故去私去僞者誠之之事無私無僞者至誠之德然就私僞二字而細觀之又有意味差別而不容相混者是以第二十二章章句曰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言私而不言僞第三十二章章句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言僞而不言私蓋私者公之反也僞者真之反也以有我之形氣對無偏之性命而公私之名生焉以天道之自然對人巧之作爲而真僞之稱起焉論誠一也卽乎人而言則無形氣之私然後合乎性命之公故無私字較



臺山集  
緊本乎天而言則無人巧之僞然後體夫天道之真故無僞字較緊盡其性即乎人而言者也所性之全體本乎天而言者也章句之分言私僞信乎各有攸當矣曰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章句兼言私僞何也曰此以天人平等相對而言之也私僞二字去一不得

經綸天下之大經章句曰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天下之大經如之何其分合之也下文云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各者分之謂也皆者合之謂也辭不贅而意自

足小註陳饒諸說以君君臣臣等爲分理以父子相親等爲比合推得太細恐非章句正意

大學章句大全序文小註引朱子語古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坯樸了退溪集答李仲久書論此義曰陶器未燒謂之坯木器麤造謂之樸言已有聖賢形質了按唐本樸作模又語類論孟子五穀種之美者也章曰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冶工夫却在人坯者陶瓦未燒之稱而模則形模之謂也以出冶二字觀之則坯模之專屬陶瓦而不干木器也審矣鄉板以字近而訛退溪之訓



雖於大義不錯而恐未免傳訛失真

元明間諸儒多以爲格致傳未嘗亡董氏槐以經文知止物有二節及聽訟章爲格致傳結之以此謂知之至也蓋謂知本卽是格物卽是知之至乃堯舜不徧物之意蔡虛齋諸公畧有參差而大體無異王陽明盡舍諸說一從古本謂大學初無經傳亦無衍闕隆萬以來其說大行 明末顧涇陽近世李榕村名爲尊朱斥王而至於知本之爲格物則墨守膏肓牢不可破獨陸三魚隴其力辨其失曰聖賢之學本末兼該雖有先後之序而非可偏

廢也如謂知本卽是知之至則是一本之外更別無學以綱領言之但當知有明德而不必復講新民之方也以條目言之但當知有誠正修而不必復講齊治平之道也可乎故謂本之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堯舜之不徧物是言治天下當以親賢爲急乃是論緩急非論本末豈大學知本之謂乎董蔡二儒將此二句強作不徧物之解未免稍徧然其所認爲本者猶未差若陽明之復古本則不過欲借知本二字自伸其良知之說其所認爲本者又非董蔡之所謂本矣此



論最强人意

物有之物與事相對格物之物與知相對字樣雖同語意較別知所先後之知知本之知與致知之知亦有偏言專言之分董蔡諸公不察乎此必欲以物有之物作格物之物又見聽訟章結語有此謂知本四字而此四字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重出於經文之下遂以知本之知知所先後之知同作致知之知牽合而彌縫之也其說驟看似新奇余亦初頗以爲然後覺其誤有格致童子問

作新民康誥本文則作新斯民之義而章句以振起其自新之民釋之者所以明明德民所同得民之能新皆自明其德非由他人特使之然者其機在上也第九章興仁興讓第十章興孝興弟皆作之義也興則新興者上之所興也新者民之自新也既曰爲人君止於仁又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國人似指羣臣而言書曰官人春秋大夫稱人周禮多以人名官中庸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撫民以仁接下以信治民使臣之別也

正心之心兼體用而言鄭景守嘗有問余有答修身之身對人而言嘗與洪相國有問對齊家之齊均



齊爲主而整齊在其中有傳八章說

仁則好惡必同於人讓則財利不專於己貪者讓之反也戾者仁之反也爲善非一而必稱仁讓爲惡非一而必稱貪戾者皆承接傳八章子惡苗碩之脉絡而爲傳十章秦誓孟獻子之張本莫非絜矩之義也

絜矩云者絜而矩非以矩絜也若是以矩絜則當曰矩絜不當曰絜矩朱子答江德功可考論語不踰矩註曰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重在器字此曰所以爲方重在方字

長國家而務財用長字無釋按長者長益之意諸葛武侯曰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朱子四書註童習白紛吾無間然而論其極稱停絕滲漏恐當以論語註爲首試以古註及精義逐章對勘則孔包馬王諸說苟有一長可取靡不採錄幾無遺漏其刊落不用者非疎畧無稽則穿鑿有病使諸儒復起無以相難而雖二程之訓非十分精要不苟登載或於全段中剔出數句或於成句中改換一字神彩頓添旨義愈煥如此心眼如此筆舌洵可謂天地間異人



朱子嘗曰論語一書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要知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觀於此說則朱子於漢儒訓詁初未嘗忽棄但就訓詁上看出聖人意思所以精明切實獨絕古今

巧言亂德古註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精義侯曰

巧言似是而非所以亂德集註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竊意此一句孔氏說似得之蓋經傳中凡言亂者皆指疑似混真而言如惡紫恐其亂朱是已巧言亂德云者如內懷殘忍之心外飾仁厚之話使聽之者不知其殘忍而認作仁厚此所謂亂德也以此意看則巧與亂皆屬言者卽巧而卽亂也若以集註意看則巧屬言者亂屬聽者彼巧而此亂也恐或可商

竊詳集註不以亂朱之亂釋亂德者似以下文亂大謀之亂義近於敗亂與疑似之亂微有不同上下



兩句之內字義不容有異遂釋上亂爲喪與下亂爲敗比類相從歟然婦人之仁似仁而非仁所以敗大仁也匹夫之勇似勇而非勇所以敗大勇也依舊是疑似之亂未知如何

師冕見一章細玩極有味及階而告及席而告皆坐而告者聖人真誠所發自然中節非有所因襲依據而爲之也子張爲人少誠實而習威儀故其於觀聖人也心術惻怛之源見得未到節文委曲之末察得欲詳意謂與無目者說話之法本來如此夫子亦依而爲之也故舉以爲問夫子欲自言其

發於真誠無所因襲則非謙光之義而其實古者瞽之有相意蓋如此故然其問而曰固相師之道也泛看則此六字混全無縫罅而細看則固之一字斡旋有跡而真誠無因襲之意隱然躍如於上面不言中矣聖人德性之備言語之精卽此一事可見數端而觀而記之者亦可謂工妙入神矣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古註曰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集註曰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蓋全用古



註而畧有點刪也此註不能無疑按陸佃埤雅瓠性甘匏性苦後人合瓠匏爲一許慎說文陸贄詩疏並非詩曰匏有苦葉左傳叔向日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註曰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竊以以上諸說參考此章旨義似爲夫子自言我懷抱材德將以有益於人非如苦匏之止充佩繫而不堪供食也若如古註所訓則未論志在求食於理未安繫字之不釋爲佩既汎然少味而瓠之爲物又何論飲食之能不能耶

孟子七篇明仁義距邪詖立言垂訓不下六經而以

其混於諸子不甚見尙故遭秦免燔以全部得傳而西漢之世猶未大顯至後漢趙岐始爲之註可謂有開山破荒之功至宋又有孫奭疏勞亦不細孫奭採張鑑丁公著二家言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未嘗作正義後人全鈔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嘗曰邯武一士八爲之而二氏之學不出訓詁窠臼看文字又甚淺短非但義理肯綮少所發明往往於答問之爲彼爲此段落之屬上屬下矇未照檢硬立說話如養氣章以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至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之言而以然則夫子旣聖矣乎爲丑問以昔者竊聞之至具體而微爲孟子之言



而以政問所安爲丑問全不成文理致爲臣章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謂二子異且疑於孟子之言使已爲政以下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也苟粗解句讀者必不如此看而以若宿儒露拙乃如許亦可異也至朱子集註出從頭梳洗逐節整頓一言一句各得其所孟子本旨始明於千載之下其功大矣然而訓義之確然有據者一從趙註無所移易其紕繆僮侗者舍而不取而已未嘗斥言其短此大舜隱惡揚善執端用中之規模也無論見解精詣無人可及卽其心

事之公平忠厚足令人悅服而今之薄有才華喜佻蕩而惡繩檢者類多浮慕燕風侈擡漢學以不看集註爲高致不知此輩果嘗用一日沉潛之功以古今註說章查句證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歟

孟子爲巨室章能勝其任謂大木能勝棟樑之任也不勝其任謂木旣斲小不勝棟樑之任也易大過程傳曰不勝其任如棟之橈能勝其任如棟隆起卽此意也蓋此章之指以巨室喻國以木喻人人之幼學壯行大木之任巨室也舍學而從我則木



之斲大而爲小也則何如者問其能行與否也行  
與不行旣是人之事則勝與不勝之爲木之事較  
然明甚集註未曾說破故人多泛看而小註饒氏  
說以爲任賢不如任匠則以任之勝不勝屬之工  
師匠人未免錯解古註孫氏說如此若如其說則以工師  
喻學者以匠人喻王而以學者之舍其所學爲王  
之不勝任也語意豈不齟齬乎

此章內兩段譬喻泛看則似而細看則別上段以木  
之大小喻學之汝我而責王之謀國不如謀室也  
下段以治玉之工拙喻治國之善否而責王之任

賢不如任工也孫饒諸說皆以下段之意混釋上  
段如此則兩段只是一說而絮煩沓疊殊欠精彩  
矣

養氣章吾不惴焉趙註以爲不輕驚懼之也集註仍  
用其意曰惴恐懼之也此似未穩作豈不恐懼意  
看恐好盖此節大勇承上文二子之勇而言不惴  
與無嚴之嚴無懼之懼語意政同皆屬已而不屬  
人二子不問曲直專以不畏人爲能事此血氣之  
勇也會子之勇在於義理而不在於血氣以直爲  
貴而不以無懼爲貴故其言曰苟自反而不直則



雖禍寬博吾豈不惴乎惟其自反而直也故千萬人吾往蓋不期無懼而自無懼與二子之勇名雖相近而實絕不同所以爲大勇也若如今解則無嚴之嚴無懼之懼皆屬己不惴之惴獨屬人語意恐欠照應且以七篇內語助使字之例推之凡屬己之辭多使焉字凡屬人之辭多使之字如齊楚雖大何畏焉於禽獸又何難焉皆屬己之辭也如勞之來之每人而悅之皆屬人之辭也若如今解則不惴之惴乃屬人之辭而不使之字却使焉字文法恐欠妥適皆合商量

顧亭林日知錄曰禍寬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豈字政同鄙見

周制分田一夫百畝天下同然而畿內鄉遂用貢法畿外邦國用助法貢法者十計之而無公田令農夫各就所耕百畝而自稅其十一遂人職所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也助法者九九計之而有公田八家同養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小司徒職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也畿內無公田者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



等治民之官朝夕從民事若別置公田則必促民先治公田使不得恤其私故用貢法而不置公田所以防其侵擾也畿外有公田者諸侯專一國之政若不置公田則貪暴者取民無藝故用助法而別置公田所以禁其橫歛也諸侯之國亦倣此而異外內之法孟子所謂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也朱子集註止云郊外行助法郊內用貢法而不說破其所以然之故讀者多未曉然故採周禮註疏說著錄于此以備遺忘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若

如集註所訓授田之數代各異制則每當革除之際非破壞畎畝填塞溝洫高深闊狹一切改易不可爲也得無近於蘇老泉所謂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成者乎推以事理恐不必然按周制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鄭註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也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夏言五十而貢者據六鄉中地而言通所受二百畝而每年耕墾止是百畝則所稅之田乃



其折半而單百畝內耕且稅者不過五十畝故曰  
五十而貢殷言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而言通  
所受百五十畝而每年耕墾止是百畝則所稅之  
田乃其三分之二而單百畝內耕且稅者不過六  
十六畝有奇賈疏云七十五畝似是錯誤故今正之故曰七十而助  
其曰七十者舉成數也周人百畝據不易上地而  
言蓋一夫百畝而稅其什一者三代通規而田分  
三等夏殷亦有此法故孟子互言之以見其概而  
要不出百畝通規也此亦疏說之可採者而本文  
稍繁蕪故畧爲刪潤而存之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集註猶言流風餘韻也伯夷柳  
下惠之風猶使人奮起於百世之下孔子之澤何  
至五世遽斬池君運浩曰風與澤恐有分別風以  
言行之垂於後者而言如風鼓物聞其聲而不見  
其形也澤猶口澤手澤之澤如水澤物卽其跡而  
可睹其實也蓋過五世則無人及見之者故云斬  
論語近者說遠者來註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  
此風與澤之分也此論甚好

池君又曰舜往于田章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集註解作舜怨慕之



意而觀而已矣三字則至矣無以加之辭也觀於  
我何哉四字則已矣無可奈何之辭也合兩句而  
觀之則乃是愬底意思未見慕底意思且舜之心  
常負罪引慝恐不應曰我竭力共子職又不應以  
是爲至而曰而已矣此節之義似當解曰舜不若  
是無愁而曰我只竭力耕田以盡在我之職而已  
父母之不我愛我當奈何哉如是則我自我父母  
自父母不以父母之不見愛爲我憂所以爲愬也  
舜之心豈如是哉是以至於號泣耳如是看然後  
若是字愬字及下文而已矣三字於我何哉四字

皆有歸着特以先言若是愬三字也故其義爲難  
曉耳此節文法與我豈若是小丈夫然哉一節政  
相類先言豈若是小丈夫然後乃言小丈夫之事  
也蓋公明高之言引而不發故孟子代之說出其  
意如此而下文極言怨慕之甚至於如窮人無所  
歸以明舜之不能不號泣耳此與集註所訓有異  
而集註之說承用古註則商量講質亦或無妨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集註曰名  
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之爲聲譽實之爲事功誠如集註之訓而有志於救民者實固當先聲譽豈在所急獨善其身乃是不在其位者事功先後自不須論髡之譏諷孟子又非謂其聲譽之不著則以名爲後亦未必其發問之本意也大抵名實二字正相反而集註申合爲說故依而讀之終不能無疑竊謂此二字當分開蓋髡之爲人卽尹士彭更之類見孟子歷聘而無所施爲疑其有名而無實故以名實拈起話頭先名實者謂實先於名有志於利人

者也後名實者謂實後於名有志於自利者也在三卿之中名當句言孟子在齊國諸卿中最有聲譽也實未加於上下言事功不及於正君濟民也此或可備一說否

凡言先者對後之稱凡言後者對先之稱今合言名實則以名實爲先者所後何物以名實爲後者所先何物此是合商量處

王子有其母死章趙岐註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朱子集註曰厭於適母而不敢終喪蓋用趙說按徐氏讀禮通攷曰儀禮有



父厭子之文無適厭妾之文故諸侯庶子爲其母  
父在則練冠麻麻衣縗緣旣葬除之父沒則大功  
大夫庶子爲其母父在則大功父沒則三年士之  
庶子爲其母父在則杖朞父沒則三年此皆禮文  
及傳註之可信者也則適母之不厭庶母明矣此  
王子之母本以父在不得服非因適母之故也趙  
註旣失之於前朱子復襲之於後實與儀禮不合  
故爲辨之此說得之又本註引儀禮處練冠下脫  
一麻字麻者經也

鄉原章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集註以爲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蓋以孔  
子以下皆作萬章問辭也細考之則有合商量者  
章首萬章所問不過狂士二種而孟子添說獯者  
以明孔子所取不獨狂士也旣說了狂獯又添說  
鄉原以明孔子之所不取有此一種人益見狂獯  
之爲可取也於是萬章有何如斯可謂鄉原之問  
而起下文難疑闢破之端也蓋狂獯鄉原一則非  
中而可與入道一則似中而不可與入道散言之  
則各項而不相襯貼合言之則對頭而正相反背



惟孔子然後知其相反而取舍之惟孟子然後知孔子取舍之意而對舉合言之也萬章之見未必及此問狂聞獯已是料外又安能徑舉遙遙不覩貼之鄉原緊緊發問於答狂獯之下乎且以鄉原與德之賊分兩層問答與公孫丑知言養氣問答文勢畧相似則以鄉原德之賊以上屬之孟子之言更似穩愜未知如何

臺山集卷十五

臺山集卷十六

安東金邁淳德安

闕餘散筆

尚書第二

尚書今古文之辨爲儒林大疑案而東晉以來梅本盛行諸儒爲其所壓不復致意於證辨至朱子始疑之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可疑之甚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據此諸說則朱子平日之論庶可推知而未



及質言剖決者蓋存慎重之意也竊嘗論之今文

者伏生所傳也古文者孔安國所上也漢文帝聞

伏生能治尚書使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堯典

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

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費誓呂刑文侯之命

秦誓凡二十八篇并書序一篇總計為二十九篇

也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是為歐陽氏學張生教夏侯都尉傳其孫勝勝

傳從兄建是為大小夏侯學劉向以中古文校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簡三文字異者七百有

餘脫字亦數十先儒皆以古文為蒼頡古文則中

古文者史籀之大篆古文今文邈

然遼絕乃取中古之篆文上視古文至西晉永嘉

下視今文參伍譯解知其同異也

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而伏學遂絕此今

文之始終也孔安國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伏

所傳多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

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是為尚書古文經四十六

卷伏本二十九篇得三十六篇偽大誓一篇每篇

偽太誓每引孔安國之說今見孔穎達大誓疏班

固注曰五十七篇命分為二十九篇內盤庚分為三篇顧

篇內九共分為九篇合二十四篇遭巫蠱事未列

於學官孔壁所得雖增多於伏本而古今字體邈



然遼絕故安國所考止據見行伏本參證同異而  
可讀可傳者依舊是二十九篇其餘十六篇津梁  
既斷無緣梯接是以當時無所討論但以篇目相  
傳而已劉向別錄劉歆授博士書荀悅漢紀馬融  
書序皆云古文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  
若其脫爛磨滅或有序無文或但存篇名者尚有  
多篇而既無其文不可謂有故班志不著其篇數  
而今其序文多載史記馬鄭篇名之注或見於陸  
氏釋文彙飲以下四十二篇是已彙飲帝告釐沃  
湯征女鳩汝方  
夏社疑至臣扈仲咄之詰明居祖后太甲三篇沃  
丁咸父四篇伊陟仲丁河宜甲祖乙說命三篇高  
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命歸禾嘉禾成王正將  
薄姑周官賄息慎之命毫始君陳畢命君牙蔡仲

命之此皆孔壁真本也安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  
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教授王璜  
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平帝  
時立  
古文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莽廢官學仍不  
行光武時杜林以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授衛宏徐  
巡自云得之西州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  
作注杜林漆書雖秘其來歷無所考徵而賈逵之  
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既傳父業而為  
漆書作訓則其學之無異說可知蓋杜林之學亦  
出於璜惲而不幸官學之立在於王莽之世莽敗  
學廢為世忌諱故鈔寫經文約之為細字小卷孔  
藏諸懷袖隱其淵源只與同志私相傳授也孔  
安國以下嫡嫡相承之正統實在於是而梅本既



盛鄭注不傳馬鄭時見於孔穎達正義此古文之始終也至

若梅本可疑非一最是鄭冲以下傳授次第正義

引晉書為說而今考晉書原無此語且以所列篇

目而論之舜典不可分而強分之益稷初無名而

荆名之古文篇目有棄稷無益稷蓋於鄭玄所注三十四篇孔

所考校三十二篇內除序一篇增河內太誓三篇為三十四篇內除太誓三篇只

為三十一篇故增此二篇為三十三篇而蒼葦羣

言增撰二十五篇以充鄭本五十八篇之數鄭所

者二十四篇即舜典汭作等絕無師說者與所注三十四篇合為五十八篇又故闕舜

典傳一篇以應藝文志注五十七篇之文而獨四

十六卷之數無計彌縫則孔穎達倡為同序同卷

異序異卷之說曲為文飾以眩人眼目於是後之

讀者徒知伏生所傳之為今文而不知安國之經

行于世者其實不外於今文徒知安國所上之為

古文而不知鄭氏之注與今文同者除太誓自是古

文真本遂以今文之稱冒之於鄭注篤信梅本以

為古文而孔壁中得多十六篇明載於劉向父子

荀悅馬融之所記者永墮偽籍莫之救拔苟非朱

子眼目超然獨詣則千古疑案無人照破矣

朱子以後中州儒者論古文者疑信相半聚訟紛然



而斷以爲可疑者吳澄也斷以爲不可疑者毛奇齡也吳氏之言曰四代之書分爲二手不可信也此只從文字難易起見不出朱子所疑之外而近世主此說者甚衆詬毀不遺餘力閻若璩宋鑑其尤也毛氏則謂古文之寃始自朱氏作寃詞八卷極口嘲罵此則假託衛經而其意專在於攻朱子也

望溪方苞榕村李光地又力主不可疑之論其言曰古文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歟漢之儒者如董仲舒劉向醇矣博矣人心道心之旨伊

訓太甲說命周官之篇二子豈能至之况魏晉六朝之間乎若夫文體難易之疑則人之於書其鉤棘聱牙者誦數必多着心必堅牢而永久伏生之偏得其難者安知不以此乎又伏生之書其女口授有訛音而鼂錯不敢改故難者愈難孔壁之書自其校出之時或苦其奧澁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又其書藏久而顯安知傳者之不潤色於其間哉故易者愈易然則古文云者疑其有增減潤色而不盡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謂之純爲僞書則不可也



竊嘗折衷諸說而爲之言曰古文則誠可疑也載爲  
經典立之學官儒者之瓚字譜承已千餘年矣何  
可一切掃去且所譏乎梅氏者以其强摹體裁苟  
充篇日以誣往古而欺來今也若其裏面說話則  
博考羣書奮叢搜獵而成之故各篇中儘多古經  
本文而前聖相傳之格言班班間見非止一二如  
禮記家語雜出於後儒哀輯雖難一一盡信而大  
學中庸哀公問政等諸篇表出尊閣更無異辭疑  
其可疑何傷於信其可信惟當潛心諦玩存其真  
而去其僞而已况舜禹十六言見於荀子馬融孟

子外書等書而味其旨義與孟子從其大體口之  
於味等章及中庸擇善固執之訓脗然相符洵爲  
千聖傳心之要此豈梅氏之所能杜撰耶若疑之  
之過並與此等大頭顱所在而欲爲移動則是真

小人之無忌憚也

小人無忌憚榕村語

漢書律曆志云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畢命豐刑曰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朱子大全  
尚書解小注曰漢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  
文畧同者疑卽伏生口傳而鼂錯所屬讀者其引



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是張霸所僞作者按伏生  
今文無伊訓畢命所謂口傳屬讀者未審何據而  
單拈武成以爲伏生無此篇者似或偶失照檢故  
余於劄疑補問論之然此三篇非但今文所無稽  
之孔壁古文亦在於考定二十九篇之外孟堅何  
以引用其文也豈其全篇雖脫爛不可讀而殘章  
缺句猶爲儒者之所傳誦歟

朱子大全武成月日譜曰漢志二月既死魄朔也越五  
日甲子爲差速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  
二月之死魄後五日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

甲子農巖雜識云朱子說細考亦不合蓋一月旁  
死魄卽壬辰日若是月大則庚申爲晦辛酉爲朔  
若是月小則巳未爲晦庚申爲朔朔後五日當爲  
乙丑或丙寅漢志以爲甲子者固失之而朱子推  
以爲辛酉壬戌者益誤豈記者之誤歟竊謂雜識  
所考固甚詳核而愚意則旣死魄越五日甲子未  
見其爲差速按漢志是月朔庚申經中凡稱某甲  
越幾日某甲者皆並數起止日如召誥丙午朏越  
三日戊申庚戌越五日甲寅戊午越七日甲子是  
也以此例推之則庚申朔越五日之爲甲子恐無



可疑獨此篇內丁未越三日庚戌並數起止日則多一日朱子之以甲子爲差速而農巖之依以計日者恐或以是而旣與經中他例不合越三日之三字安知非四字之誤耶此亦已論於補問而姑錄于此以備講質

班固藝文志曰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采魯凡三百五篇司馬遷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以此觀之孔子所錄之詩皆經王者所采自有一部成籍

夫子就此而刪正之也朱子集傳序曰列國之詩天子巡狩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以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旣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舉其籍而討論之其說蓋本於班馬二史而陵夷不講一端二史之所未備也東遷以後天子無復陳詩之政則經中所錄變風諸詩不可謂王者所采矣旣非王者所采則其集爲成籍以備夫子之刪正者誰歟或曰舉籍而討論者正風雅頌之謂也平王以後變風諸詩轍環時所裒輯於列國而比之正風雅



頌自有主客多寡故不復區別也其說似矣然以左傳季子觀樂考之歌王曰周之東乎歌秦曰周之舊乎其爲東遷後詩明甚時則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八歲而魯之樂工已能存肄其聲則其籍之集爲一部又難以正變異觀而所由來蓋久矣第未知周王之所未采仲尼之所未哀輯魯之樂工何從而盡得之也竊意東遷以後天子不復巡狩陳詩觀風不得如上世之爲而列國之修職貢者間或采獻風謠以備故事大夫出使四方有所見聞歸輒籍記故王者雖不親采而天下之詩猶得

以集于王朝特不能據而黜陟以行先王之典故曰遂廢不講也歟

詩七月一之日于貉集傳曰貉狐狸也于貉往取狐狸也蓋仍毛鄭之義也竊疑貉自是貉狐狸自是狐狸訓貉爲狐狸於理未順按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蒐田有司表貉注貉兵祭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也杜子春讀貉爲百鄭玄謂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也據此則于貉者往而貉祭也毛鄭說恐未允



皇矣篇鈎援毛傳曰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集傳仍之按考工記戈廣二寸胡三之援四之戟廣寸有半胡四之援五之戈旬兵也戟三鋒戟也胡者傍刃鈎曲也援者直刃也所謂鈎援似指此而言蓋以戈戟梯衝伐崇墉也臨卽雲梯也

古者寄兵於農故軍旅之法一視田制小司徒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鄉六軍大國三鄉三軍此畿內軍制十十計之者也八千家出車一乘天子萬乘大國千乘此畿外軍制九九

計之者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孔疏三萬鄉之所出千乘計地所出者政謂此也集傳不用疏說以千乘三軍混而言之恐合思量一夫百畝八家同井每井

有公田百畝八十家者十井九千畝之地故曰九九計之

周易舊有鄭康成注魏晉以來王弼之說大行而孔穎達據以撰疏自此鄭注遂不傳王學出於老莊程朱二子雖痛斥其非而當時古注之擅世者無出其右故傳義之作凡聲形訓詁不得不多循其說而鄭注之一二可考者未見採取甚可惜也鄭注全本雖不傳而其說間見於李鼎祚集解及釋



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王氏應麟綴而錄之今觀其書踏駁迂謬固亦非一而句絕字訓往往有確然不可易者坤六二云直也方也自然之性也廣生萬物故直而且方蓋以方字爲句也象辭皆是叶韻以方字爲句然後與履霜含章括囊玄黃等句相叶而成韻今以大字爲句則錯矣損大象懲忿窒慾懲作徵窒作憤注徵清也古字多通用徵之爲清蓋與激通也憤止也此與夙昔會疑脗然相契其當從無疑蓋懲忿窒慾嘗據傳義而讀之竊以爲忿怒而但云懲戒則欠蕩滌根株之功意欲而

汎云窒塞則少襯貼物象之味且小注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又曰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蓋以忿爲山象以欲爲澤象而以懲窒二字爲摧山填海之象也忿之爲山欲之爲澤旣未見十分明的而損之爲卦損下益上則自上降下之義恐說不去反覆思量不勝憤悱而未有他說可據只得存而不論矣今以徵字清義憤字止義讀之儘覺明快可喜蓋此卦下兌本是乾上艮本是坤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嗇爲欲虞翻說乾之上畫變爲兌澤其德爲說有灌漿濯熱之象坤



臺山集  
之上畫變爲艮山其德爲止有築堤捍壑之象比  
之今本懲窒之字摧填之義疎密不難辨矣大抵  
漢儒經學去古未遠專門口授謹守章句故句讀  
訓詁多得洙泗真傳而歷代傳寫之際篆而爲隸  
隸而爲楷字訛句錯勢所必至而新本盛行舊本  
輒泯千載之下幸逢真儒輩出而殘缺之餘孔瘡  
多端真韓子所謂亡滅壞爛安在其廓如也嗚呼  
豈獨易哉

鄭氏易注多以物象互體爲說而往往模糊不分明  
識緯之學又其膏肓故以六爻配之於十二辰又

配之於天象東井弁星之屬支離迂怪轉無交涉  
所以王弼出來盡掃其說純用義學而所謂義者  
乃黃老玄虛之旨也魏晉之間聖道不明世之儒  
者厭鄭之穿鑿無當樂王之渾全無疵遂靡然宗  
之而商瞿以來綿綿延延散見錯出之緒幾不可  
復尋可勝歎哉

周易命爻以九六配初二三四五上九六之說傳義  
備矣而初二至上則本義止曰下爻爲初自下而  
上第二爻最上一爻之名而已竊謂下爻爲初則  
上爻之不曰終而必曰上何也上爻爲上則下爻



之不曰下而必曰初何也第二爻爲二則第一之不曰一第六之不曰六何也是必有其義而先儒無說破者試以愚見推之初者以時言上者以位言二三四五者以數言時者天之運也位者地之定也數者物之盈也三才之象也下不曰下終不曰終者內取天外取地先陽而後陰也一不曰一六不曰六者以其爲一卦之天地統物而不囿於物也然舉初而包終舉上而包下舉二三四五而包一六所謂時也位也數也又互見而無所不在矣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蕤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鄭氏注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丑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太蕤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姬訾亥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寅姑洗辰之氣



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酉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辰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未林鍾鍾即酉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巳中呂即小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沉申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卯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注說止此建者斗柄所指也辰者日躔所次也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宮天行左旋斗為帝車故十一月建子十

二月建丑以至十月建亥而周遍十二宮日行隨天退而右轉故十一月次星紀丑十二月次玄枵子以至十月次析木寅而亦周遍十二宮辰建之相值也子與丑合寅與亥合辰與酉合午與未合申與巳合戌與卯合近來陰陽家所謂六合是也律呂所以應陰陽故律倡呂和聲氣相配一如辰建之相值此注說之意也然以古今曆度推之有大可疑者按七政曆自斗二十一度零以下各宿皆有零分而并刪之從簡而并刪之從簡至虛八度為玄枵子宮自虛八度婦見例於此至室八度為娠訾亥宮自室八度至奎九度為降



婁戌宮自奎九度至昴二度爲大梁酉宮自昴二度至參七度爲實沉申宮自參七度至井二十五度爲鶉首未宮自井二十五度至星四度爲鶉火午宮自星四度至翼七度爲鶉尾巳宮自翼七度至角八度爲壽星辰宮自角八度至氐十六度爲大火卯宮自氐十六度至箕初度爲析木寅宮自箕初度至斗二十一度爲星紀丑宮此萬古不易之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度四十七八分始入星紀斗建日辰皆以各月中氣爲斷所謂子丑寅亥之合者今曆躔度固然矣準之古曆則堯時冬至日在虛至漢元

封七年猶在牽牛初於次皆屬玄枵則周公制作之時冬至日躔正在子宮無疑而斗柄之是月建子又萬古之所不易也日在子斗又建子則是爲子與子合子與子合則丑與亥合寅與戌合卯與酉合辰與申合巳與未合午與午合而與今之六合遞差一宮矣辰建相配安得如注家之所論邪日隨天行逐歲漸退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自牽牛初退至斗二十一度爲二度許自元封七年降至鄭氏撰注之時爲二百餘年則十一月之辰退在星紀想與今曆無異豈鄭氏但據當時曆度以



注周禮而於古今躔次之同異未暇致察歟然則其疎繆可謂大矣然若捨六合相配之說則周公之必以大呂合黃鍾應鍾合太蕤果何義歟是又未可知也

漢書律曆志所載二十八宿度數次舍與今七政曆不合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寅斗十二度至女七度爲星紀丑若然則鄭注似無錯而今十一月之辰在析木是爲子與寅合而子丑寅亥之說已屬先天不可施行矣使周公復起作樂則將以大蕤配黃鍾無射配姑洗夷則配蕤賓子與寅合則辰與戌

合午與申合故其序如此而陽律陰呂鰥從寡聚終不得一相遇邪是又大可疑也

十二律候氣之法先儒皆以爲每月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而埋之地中以其入地分寸驗其氣至而灰飛也然以其說推之則多有窒礙不可通者黃鍾爲諸管之首而其長不過九寸古人云地厚蓋三萬里陰極陽生必自地中最深處一陽之生何以遽及於距地面九寸乎此一疑也子管黃鍾九寸丑管大呂八寸三分以次損之至於亥管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則逐月



氣至只爭分毫方生之初如彼太驟既生之後如  
是太澁而極其所至厘距地面四寸餘而止終不  
能達於地上也此二疑也若以爲子陽之動始自  
地底九寸黃鍾之管入地者恰當氣之初動處則  
氣之動於地中者無乃太淺乎此三疑也陰陽元  
非二物以一氣之升降而言耳陽律陰呂雖以十  
二辰剛柔相間而以四時之大分言之則冬至以  
後當屬陽升夏至以後當屬陰降而今自午管蕤  
賓至亥管應鍾一切有升無降及其自應鍾而爲  
黃鍾也又降之無漸而忽然復動於九寸之下陰

陽進退何其胡亂沒次第也此四疑也農巖集有  
上尤翁問目正論此事而終未有明白勘破今考  
新書候氣章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爨布  
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按內卑外高從其  
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候  
之氣至則吹灰動素據此文義則律管非埋之地  
中乃就地盤上按方圓排如形家之輪圖也蓋堪  
輿至大非可限量而既有此形器則陰陽二氣之  
周旋往來於其中者必有自然之間架分數不可  
以毫釐差者伶倫之造律呂也以竹管中空象其



形以長短徑圍折其數形肖數符氣輒乘之方位之相準如土圭之測日晷機緘之相關如硯滴之應潮信雖其所以然之曲折未易究詰隱約推之不無可通之端而埋管四疑居然可破恨不得以此取質于二先生函席之間也然小注彭魯齋有斜埋地下入地處庠出地處高之說新書本文既云每律一按加律其上初無埋地之文而彭氏說猶如此何也竊意古者律管理地而蔡氏易之以木按也然其埋之也不豎而斜則似爲其安頓竹管令不移動耳非取其入地淺深以爲候氣之先

後歟

朱子答廖子晦書論新書候氣之說曰管之長短入地淺深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爲先後也據此則蔡氏之法亦是埋地而新書不云埋地只云木按加律何也終是可疑

楊升庵斥鄭康成周禮注二條其一羣妃御見之法后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其春秋官屋誅注曰夷三族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鄭玄瞽儒



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按羣妃御見之法天官九嬪注也經文云九嬪掌教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竊謂時也者似謂接見有時也鄭氏就時字演出許多說話迂曲支離不自覺其貽禍後世孔穎達雖依注具疏而亦以爲無正文而以意消息蓋亦微有不信之意也升庵斥之誠是矣秋官屋誅則司烜氏注也經文云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文曰鄭司農云屋誅爲夷三族無親屬收葬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

如其刑劓之劓劓誅謂不殺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歟孔疏曰先鄭以屋謂夷三族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戰國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書乎據此則屋誅夷三族乃鄭衆之說而康成捨之不從別作他解孔氏又發明其意如彼昭然也升庵考之不詳以爲康成說而遂有得罪名教之斥此可爲草率看書輕議先儒者之戒

古禮五服皆有衰適

鄭注云

辟領

負

鄭注云

注疏以孝子

哀戚無所不在釋其義故溫公書儀惟斬衰有之



朱子家禮則齊衰期亦有之而至大功乃無者雖未及盡復古制而亦以書儀爲未然也楊信齋以爲三者惟子爲父母用之傍親則不用也遂以家禮此條爲初年未定之論蓋泥於注疏也沙溪曰儀禮五服皆有衰負板辟領今人牽於楊氏之說雖於祖父母及妻喪亦不用之恐非禮意當以家禮爲正今世喪禮皆奉此爲律令竊按喪服衰裳乃古弁服之制惟用疏布及或剪或緝而不緣邊爲不同耳今我邦朝祭之服卽古弁服有所謂方心曲領後綬之類喪服所云衰者其方心也適者

其曲領也負者其後綬也以其凶服也故變其名曰衰適負然則雖緦錫之服去是三者不成爲服不惟期大功爲然也將謂注疏只舉孝子乎則鄭氏於經帶之注曰經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卽傍親皆不經乎丘瓊山曰儀禮注特舉其重者而言蓋得之矣秦漢以來喪制廢壞千有餘年開元政和之禮所列五服之制一遵古經而皆聊備虛文未嘗施諸實用至溫公朱子始斷然後古實心行之論其重恢之功實與開荆無異而時代闊絕簡編斷爛小小節目或有未完節次修補政



賴後人而信齋以親受業之門人非惟不能修補  
並與開端之微意而剗地都晦殊可歎也沙溪雖  
以信齋爲非亦謹守家禮之本文而已未敢議到  
於修補者豈亦慎重以待後人歟

今世喪服衰物多違古制而其中最紕繆無當者無

如斬衰絞帶三重四股絞帶者差小於經

小於經朱子說

以象吉服之革帶家禮文曰用有子麻繩一條大  
半腰經中屈之爲兩股乃合之其大如經圍腰從  
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  
在經之下烏有所謂三重四股之說乎問傳曰旣

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三重者三股之謂成

服時經帶兩股相交

檀弓子柳妻衣衰而繆經今注繆絞也謂兩股相交

改爲三股也蓋卒哭易服者去粗就精以殺其哀  
也以物言之則葛精於麻以制言之則三重精於  
兩重其旨豈不曉然而鄭氏忽於三重之注多費  
說話而解之曰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蓋單  
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又合爲一繩是  
三重夫重者複也以單爲複是以一爲兩也其爲  
說已艱曲不通而此是卒哭葛帶之注也又何故  
而移用於成服之絞帶耶禮疑類輯諸賢問難雜



服之節可謂詳悉而此一事無人舉論可訝  
喪禮備要小歛有環經之節此蓋本之雜記而注疏  
諸家相沿而誤也按環經者君吊臣之禮周禮春  
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  
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夏官弁師王之弁經弁而  
加環經鄭曰弁經王吊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  
環經大如緦之麻纏而不糾賈云首服皆弁經者  
三衰同皆弁經也蓋古者君吊其臣必於小歛春  
秋公子益師卒左氏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是  
也雜記所謂環經者卽周禮之弁經也其曰公大

夫士一也者卽賈疏所云三衰同皆弁經也言君  
之吊公大夫士也衰則有三等而首服則一般是  
弁經而無異也其下文云公視大歛亦君吊臣之  
禮詞事相比則其非親喪變除之節尤章章明矣  
鄭氏旣親注周禮而不悟雜記此文是司服之注  
脚乃有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之  
說孔氏仍之又有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歛不可  
無飾之說戴德崔靈恩承訛襲謬牢不可破而勉  
齋沙溪亦未及勘正也按古禮卒歛卽憑尸旣憑  
尸卽括髮旣括髮卽俛堂旣俛堂卽襲經禮節連



續間不容髮有何餘暇又容環絰乎戴鄭諸家並云小斂之後加此環絰而其在憑尸之後或在俛堂之前則未嘗指的蓋亦以節次促促無間可乘也勉齋變除表乃以環絰苴絰並列於憑尸之格則一股兩股不可一時並戴尤不免失檢矣家禮則環絰一節不曾採錄朱子蓋已燭破其謬也宋光宗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位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服朱子時在講筵上奏劄引禮律嫡孫承重爲祖斬衰之文請因啓殯發引時變除復古其官吏軍民方喪

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朱子言也朱子自書奏藁後云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徵驗且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朱子大全年譜及宋史所載如此顧亭林日知錄云寧宗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



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  
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  
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本注君  
前臣名  
議以絃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  
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云云愚  
按朱子此議在於孝宗崩年之閏十月而亭林所  
記似在於寧宗受服期年之後時則朱子去國已  
久矣何得與朝議是非哉書奏藁後所云父在不  
當承重乃當時私相問答之語問者未知爲誰而  
奏藁則止論漆紗淺黃之非禮而已三年不可

之辨未嘗及之亭林所引以絃言爲非者未知何  
據皆可疑也

天子諸侯服皆斬衰無期鄭康成答趙商語也得此  
明文則寧宗之服孝宗斬衰三年自無可疑蓋天  
子服應斬爲父爲祖承重不承重都不須論何必  
寧宗嘉王則不服斬耶胡絃之言其有無不可知  
設如其言則光寧變禮姑舍勿論凡繼禰之君斬  
衰旣練太子諸王皆將披朱鳴玉於父皇諒闇之  
側有是禮乎蓋當時禮律廢壞天子之不行三年  
喪久矣方喪皆斬之制尤蔑裂不講故雖以孝宗



之稍復古制而在廷之臣習熟見聞王朝士庶漫無分別言之鄙野乃至於此

紹熙服制乃是帝王家君服皆斬之禮固無可疑而私家則似難援用故 國朝閔慎家事大爲一世之是非黨人之詆尤齋以此添一題目彼誠不遑而就事論事不能無疑今見徐氏讀禮通考載鄭志說其下云乾學案鄭志雖專爲天子諸侯而言然臣庶家父有篤疾不能執喪而子代父母喪者均宜用此禮中州禮家之論亦與尤齋無異家禮大祥陳禫服大是疑案松江嘗以此問于中朝

禮部郎中胡僖及宋龜峰而所答皆不明的所謂禫服者黻布冠服乃淺青黑色也大祥而遽陳此服於理未安而 國朝諸賢皆遵而不變至 宣廟朝宰臣申點據五禮儀請申明白衣冠之制而西厓沙溪諸公猶以古禮時制反復商量未有歸一之論蓋以家禮是朱子手筆故終未敢斷以爲誤也今按家禮此條蓋沿書儀而書儀此制又緣孔穎達而誤詩檜風素冠鄭箋云旣祥祭而縞冠素紕孔疏引玉藻文曰縞冠素紕旣祥之冠又引間傳注曰黑經白緯曰縞縞是祥冠之色而以黑



經白緯爲縞則縞非純白故溫公朱子參照古今定以黶色代之也然今考間傳文曰大祥素縞麻衣禫而織注曰縞冠素紕旣祥之冠黑經白緯曰織據此則黑經白緯政謂禫服之織非指祥冠素縞也審矣孔氏不察賺連誤引於檜風之注而溫公朱子未及查正也縞之爲純白經傳所載班班非一朱子於鄭風出其東門縞衣注亦云白色而素冠注之仍錄疏文者蓋偶失裁剪也今俗旣皆遵行白衣冠之制儘得禮宜而好古之士猶執家禮之文認以變古從俗可謂固矣李氏瀛僊說論

此頗詳故採而著之

春王正月程子謂夏時冠周正胡傳仍之朱子不以爲然王陽明斷以爲周改時其言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陰生於午而極於亥自一陽之復至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至六陰之坤而爲秋冬三淵集論此以爲爽利然子陽爲春午陰爲秋元儒熊朋來五經說已有此論

鄭康成注禮記明堂位以孟春爲建子箋詩維莫之春曰於夏爲孟春周禮保章氏賈公彥疏曰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據此



則周之改時漢唐諸儒之論自來如此而宋儒捨而不從熊王又捨宋而從漢唐耳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動靜逆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搖蕩四海之內今投地死傷而不騰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是觀之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

無已時是故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

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僻則

天地之化傷而災害起

本文止此

西漢去古未遠先聖

所傳天人相關之旨不至頓泯而董子潛心窮理

又非諸子所及故其言之深於造化如此在上位

者得此說而有契焉則言動喜怒自不容蕩然恣

睢而信順之致四靈中和之育萬物庶不為逕庭

河漢矣

小學集注成於栗谷而牛沙二先生為之校訂大體固已完備而猶不無節目間合商量處姑拈數條



以備講問孝子之養老謂人之老與父母年相等者內則本文可考家禮引此文爲養親之道而改養老曰事父母此則仍本文而置之於庶孫婢妾等節之下者欲人以本文之旨看之也諸注說皆以養父母釋之恐誤顏氏家訓江東婦女畧無交遊惟以信命贈遺致慇懃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此乃恒代之遺風注鄴下古之相州恒代燕趙之間地名竊詳顏氏之時南有梁陳北有高齊江東鄴下指南北國都而言恒代元魏所起之地也蓋謂江左婦女能守中華禮義之舊而鄴俗之

不美以齊承元魏夷風故在也特以身仕北朝不欲察察言之故止稱地名有若泛記四方風土者然注說草率殊晦本旨柳開仲塗章弟婦仲塗皇考之弟之妻於仲塗則叔母也禮稱弟妻爲婦古人家法嚴弟妻之事夫兄如舅故拜堂下若是諸子婦則仲塗之妻何以不在其列而獨舉弟婦等耶注不舉論崔山南章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一句柳玘之語結上文子孫之盛鄉族罕比之意也注不明釋似混作唐夫人語柳公綽之子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注納受也按二程全書王君貺見



濂溪說易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朱子與黃端明書曰請納再拜之禮伏惟明公坐而受之據此則納與受政相反此納而彼受之也今以受訓納誤矣李文靖公治居第曰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太祝奉禮皆官名宋時任子承蔭者例得爲之故李公曰其子孫也注曰太祝奉禮皆典祭祀者何其歆後欠別白也又如腔子裏前襟後裾泥塑人之類皆不注釋恐屬缺漏朱子太極圖解曰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此以行之序言之也

勉齋疑之曰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尙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爲火尙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爲陰穉金爲陰盛嘗以問于朱子朱子不以爲然而勉齋亦終不敢信曰畢竟是生之序後來諸賢皆篤信朱子之訓勉齋說東閣不講矣在慶州與邑儒李進士鍾祥論此李曰此圖從造化源頭說下來則當以生之序爲主非惟造化如此圖象本自如此蓋水金處右而系乎左邊陽圈火木處左而系乎右邊陰圈者明其各有所本也就陰陽圈內而觀之



左一半去却外一重則爲內陽外陰而水之內明  
外暗肖之去却內一重則爲內陰外陽而金之質  
悍光澤肖之右一半去却外一重則爲內陰外陽  
而火之內黑外明肖之去却內一重則爲外陰內  
陽而木之皮麤心直肖之五行之生各肖陰陽之  
本陰陽之初已兆五行之象而水火之所本則圈  
之內兩重也金木之所本則圈之外兩重也凡物  
始生者主內方盛者主外故河圖之數生者居內  
成者居外亦此理也以此觀之則圖象之水火爲  
稗金木爲盛瞭然可知而旣以水火爲稗金木爲

盛則周子建圖之意在於生之序而不在於行之  
序又審矣朱子答勉齋之問以爲舊也如此看則  
初見未嘗不如此而勉齋之質疑也泛論造化之  
理而不能直據圖象爲說故未蒙言下印可耶李說  
此此論極精細能發勉齋所未發故就其說稍加  
裁整而錄之

以行之序言之則水爲陰盛金爲陰稗而其本則生  
於陽故位居于右陰位以從其行系懸于左陽圈以從  
其生火爲陽盛木爲陽稗而其本則生於陰故位  
居于左陽位以從其行系懸于右陰圈以從其生所謂



互爲其根也水在生爲陽稗而在行爲陰盛火在生爲陰稗而在行爲陽盛此陰陽稗感皆相反者也金在生爲陰盛在行爲陰稗木在生爲陽盛在行爲陽稗此陰陽仍舊而稗盛換者也竊嘗推之水火者氣也金木者質也氣活而能化質拘而不變故水火反陽爲陰反陰爲陽而金木陰仍陰陽仍陽也氣無形其始也微眇而不可見其末也浩大而不可限質有形始不至微眇末不至浩大故水火之方微也金木較盛及其大也讓其盛而居其稗金木之仍陰陽而只換稗盛良以此也

近思錄爲學篇橫渠先生曰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葉氏注曰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爲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此釋上節凡事蔽蓋以下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此釋下節有人不肯言以下上節注說得之而下節恐失本意所謂有人不肯言云云者言有先覺之人不肯以其道義所得



所至與學者說話使不得而見之者以學者知識未逮不能如顏子之無所不說故也蓋此段兩節雖皆警誨學者之辭而上節直言其護短藏拙之病下節則更端言或有先生長者不屑教誨者此則非蔽蓋而然又是學者自反處也兩節所指各異而注說混而一之竊詳其意似以蔽蓋與不肯言語意畧同不見與不得見字樣相近故一申看下不復區別而細考之則蔽蓋者通指是非善惡而言不肯言者專指道義而言不見者已底不以見諸人也不得見者人底已不得見之也其精粗

主客不啻霄壤若如注說則此兩節支離重複脉絡不分且於吾言無所不說一句齟齬沒着落雖欲彌縫引合而終不成文理矣

朱子感興詩曰金鼎盤龍虎三年養神丹龍虎二字爲丹學開卷第一義而人皆錯認參同契曰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曰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初不明言何者爲龍何者爲虎朱子曰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氣結而成丹



東坡著龍虎鉛汞說寄子由以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爲宗旨自謂得之隱者其說甚辯而亦以虎鉛屬心火龍汞屬腎水至今儒者之旁涉丹門者宗此二說未之或改今讀尹真人弟子所著性命圭旨論此極詳備大槩以人身未生以前屬先天已生以後屬後天乾上坤下是先天本來面目緣乾坤相交乾之中爻陷於坤損而成離是爲心火坤之中爻配於乾實而成坎是爲腎水自此以後後天用事心火陽內含陰象砂中有汞火中有龍腎水陰內含陽象鉛

中有銀水中有虎

龍東方之物在人身爲肝爲魂虎西方之物在人身爲肺爲魄

心火生於肝木腎水生於肺金故參同契曰金水合處木火爲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乃指此而言非汞性飛揚上走鉛性沉重下墜所以神日散精日洩卒至於死亡也鍊丹者涵養本源禁制情慾使心火下降腎水上升神精二物相會於黃中祖氣之竅三元合一凝成大藥以復先天本來面目是爲烹鉛乾汞是爲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是爲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於是乎龍虎二字之義始得分曉而爐鼎九轉之功方有所着手矣



程朱二子傳千載之絕學統承孔孟功蓋天壤享年  
皆過七十意其氣稟之厚當絕異於人而其實不  
然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自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朱子與胡籍溪書曰  
某衰疾幸不作欲得齊州真半夏合固真丹盖病  
雖少愈不可不過爲隄防也與李延平書曰戴君  
來診脉其言極有理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  
汗多心火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與籍溪書  
作於紹興庚辰時年三十一而自稱衰疾欲藉藥  
餌之扶與延平書作於隆興癸未時年三十四而

醫者論症如此則平日氣體之不甚健實可知而  
卒能享到遐齡大有建立者亦一生學問持養之  
力也司馬遷嘗疑張子房狀貌魁梧有失之子羽  
之語余謂非獨貌也氣稟亦然然貌不可變氣則  
可化今人之自託病弱不肯從事文學者於性命  
之理蓋兩失之矣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曰稟道成形萬物殊類聖知勇  
怯仁廉貪酷強弱輕重精粗高下謂之性富貴貧  
賤夭壽苦樂謂之命因性而動接物感寤愛惡好  
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恚謂之情生思慮定計謀決



安危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因於情意與物相連  
常有所悅謂之志順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  
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此論釋性命情意志欲名  
義說得有條理次第頗合於洛閩之旨但所謂性  
命者專指氣質而言

老子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嚴君平  
釋之曰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  
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  
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

天下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故可以知我者  
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不治便於我者無所  
不可利於我者無所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  
天下無之其說極醇無雜宛然是絜矩忠恕之義  
疏蓋至理所在百慮一致雖異學雜家亦不能出  
此範圍而大學中庸之爲天地間大經典於此益  
可信也







